

2024 年玄中寺十月佛七开示

(六)

大家把自己的心念照顾好。

以前在云居山的时候，有一位师父，他经常说“卡其卡其”，我们也听不懂是什么意思，其实用我们家乡话说就是“开示开示”。一休是“咯叽咯叽”，他是“卡其卡其”，我们是“开示开示”。一休一说“咯叽咯叽”就有了主意；我们听到一些开示就开启了智慧。

“开”和“示”还有点不一样，“开”叫开启，你得自己去看；“示”是拿出来给你看。在佛教当中，这就像两种法门。

所以，大家了解佛教特别简单，佛教就讲一个字——“佛”！特别美妙。

以前我对佛有好感或者有信心，可能是因为理论上很了解，学过一些经论。但现在我坐在这个地方，就能感觉到佛确实很伟大。而且他用“佛”这个字简直就是绝妙（哎呀，不能说绝妙，“觉妙”是我师父的号，不敬，忏悔），就很美妙！

“佛”引申的意思就是“睁开眼睛”，打开我们智慧的眼睛。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清醒。所以“佛”引申的意思就是：瞪起你的双眼（或者叫睁开你的眼睛），觉醒！

整个佛教的八万四千种法门都讲这一个字，这个字还有一个名词叫“解脱”。我们所有的佛教徒都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很了解什么叫“解脱”，但我们确实了解过这两个

字的含义吗？或者当你说“解脱”这两个字的时候，你在想什么？你想为所欲为？还是想过得好一点？或者想让别人看起来你没那么糟糕？

当你说出“解脱”这两个字，就意味着你被什么东西困住了，不然你不会说这两个字。我们到底被什么困住了呢？什么东西会让我们对解脱这么感兴趣呢？不明白。

所以，很多时候我们说“解脱”，可能只是想让自己过得好一点。甚至有些人的想法可能就是：如果我能够为所欲为，那该多好！

我们并没有了解过自己怎么看待解脱这个问题。我们是被什么绑住了、被什么束缚住了，才要解脱？如果我们被一根绳子束缚了，那很简单，把它解开、剪断就可以。但

我们被什么束缚了呢？就是被“我们不知道被什么束缚”的无明束缚了。

你为什么想解脱？什么束缚了你？不知道。这个“不知道”当中就有无限束缚的可能性把你束缚住了。如果它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就很好解决，但又不是。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被束缚了，所以一定要去找一个“代替品”。什么“代替品”？色声香味触法。

你不知道你到底是谁，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被束缚了，所以一定要找一个代替品证明自己是“在”的，是可以看到某一种东西的。

所以，有一个窍诀我们要经常使用。什么窍诀？三问。什么“三问”？保安三问。保安哪三问？——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你要到哪里去？保安三问的窍诀就是这样的。

你不知道你是谁，甚至你也不能够确定所谓的“你”是否存在，所以你要一再地维护你“好似存在”的感觉。

别人骂你的时候，你会反驳；别人说你不好的时候，你就会维护那个“好似存在”的感觉。你会反驳，你会见色闻声，会用你的“眼耳鼻舌身意”对“色声香味触法”产生不同的感觉。一直要证明、维护那个所谓你也不确定的“我是否存在”的“存在”。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无明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清晰。

佛陀说：没有轮回，只有迷惑；没有涅槃，只有清晰。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没有解脱，是因为你不够清晰了解你就是解脱的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解脱。

佛陀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跟你说清楚，

所以他给了一些方法让你去做。当这个方法做到某一个时机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就从迷惑当中达到觉醒，达到一个“觉”的状态，就叫“解脱”。

那个方法就是“开”。刚刚我们讲了“开”“示”。“开示”、“悟入”讲了两种不同的法门，两大类法门——“开”和“悟”是一类的，“示”和“入”是一类的。“开”是相对于理论派的，“悟”是相对于实修派的。

“开”意味着佛陀把某些问题给你讲清楚了，告诉你你本来的模样——“法身觉了无一物，本源自性天真佛。”告诉你是“绝学无为闲道人”，这样的人根机就好。

禅宗的一些大德见一位禅师就问一句：“我是谁？”禅师说：“大家快来看！这里

有个人不知道他是谁。”他就开悟了。这样的人根机好啊！

现在你去一个禅宗道场，找一个方丈、一个大和尚，问他：“我是谁？”大和尚马上打 110：“喂，请问是 110 吗？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不知道他自己是谁，也许是脑袋有点问题，请你们过来处理一下。”可能会是这种情况。

现在闻思特别重要。我们学习一些关于般若波罗蜜多的经典、论典，学习三论宗的一些中观的理论，或者达摩祖师传下来的《悟性论》《血脉论》等等，都很有必要。

对于喜欢闻思学法的人，喜欢被开启、喜欢被“开”（不是被开除啊）的人，那你就去学、去听闻这些是有好处的。至少能够让你在思想层面、在佛的智慧海洋当中好似游

来游去。

“悟”的层面就是有点窍诀式的了，那就是方法。就像我们禅宗说的——“念佛是谁”“狗子无佛性，为何无”“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”“父母未生之前，如何是你本来面目”等等之类的。这个就属于窍诀式的一些修行方式。有悟性根机的人，他努力去做，总有一天会悟到的。

日本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女禅师叫千代野，她是一位绝世美女，也是日本的第一位女禅师。她是谁的弟子呢？我们中国大觉禅师的弟子。千代野貌美如花、沉鱼落雁、倾国倾城，是当年的日本第一美女，所以很多王孙贵族都想要娶她。但她小的时候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了一个天神，特别庄严，她就喜欢这个天神，所以她非天神莫嫁。很多公子、

王孙贵族下聘礼求婚，她都没有同意。

但无常变迁，后来她的父母过世了。父母过世以后，她偶尔到一座寺院，听到大觉禅师在讲“苦”“空”“无常”，特别是讲到生死无常的道理时，她就生起了出离心。

以前很多入道的修行人，都是思维生死苦而入道。我们现在就很难，因为我们躲避苦难的方式特别多，把自己那个向道的能量全都散发出去了，无法把自己“憋爆炸”。我们不能够“山穷水尽疑无路”，就无法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

以前的人坐在这个地方无聊了，干坐着。现在的人无聊了，看看手机，回一下信息；再无聊了，打开小视频看一看；再无聊了，冲个茶、聊会天……你所有积攒起来的能让你爆发开悟、解脱的能量，全都散发掉了、

没有了。

你不能静到极点，怎么能动呢？智慧怎么能开启呢？没有办法开启。甚至可能现在我们都没有这个想法，只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，或者“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”。

千代野听到“苦”“空”“无常”的道理以后，生起了出离之心。她跑到大觉禅师那里要出家，大觉禅师说：“出家是个好事，但是你在我这个地方不行。”她说：“为什么不行？”禅师说：“你长得太好看了，你要在我这个地方出家，我下面有五百个弟子，整天不用干别的了，光看你了，修行的心定不下来，所以不行。”

千代野想：我的美貌怎么还成障碍了？她回去以后，用木炭把自己的脸全烧了，毁容了。这决心！现在谈不上这样，我们出家

还“浓妆艳抹”呢，不要说毁容了。

当然了，大家也别觉得：“我是不是也那样，也要毁一下？”——你想多了，不需要。我们学习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就是这样，跑到老师那去问：“老师，我要不要也毁一下容？”老师说：“你不用！你的存在已经可以了，不需要毁了。你要再毁的话，就影响别人修行了。”（众笑）

千代野毁了容以后，大觉禅师说：“哎呀，你有这样的决心，那我可以收你为徒，出家修行。”但是她修了很多年都没有成就，后来大觉禅师圆寂了。中国有一位佛光禅师去日本弘法，她又拜在佛光禅师的门下修行了很多年。

有一天，她问佛光禅师：“我修行这么多年没有成就，什么原因呢？”佛光禅师说：

“你好好观察一下自己，你是不是一直留恋在你过去的经历当中？”

她一想，确实啊！想到自己年轻貌美的时候，想到很多王孙贵族追求她的时候，又想到自己毁容出家……这些过往会经常浮现再她的脑海当中。最后她就放弃这些，专心修行，每天给僧众们打水，苦行。

一个能懂得苦行的人，她就能超越自己的思想和想象，她的福报也非常大。为什么以前会在大寮里边出祖师呢？文殊、普贤都是从大寮里出来的。因为以前大寮这个地方是很辛苦的，众口难调，他的忍耐、劳作都很辛苦，所以是出祖师的地方。

她每天都为僧众打水，就这样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时间。（我们可干不了那么长时间，以我们的道心和状态，干三个小时可以。）

她每天都提着一个破桶打水，这个桶是木头的，周围用竹子编成的桶箍把木头箍住，这样水就不会漏出去。

有一天晚上的时候，她担着水往回走，看到桶里面映现出了月影。她正看着月影出神的时候，破旧的竹子桶箍断了，桶也随之裂开，突然间水一下子就消失了，月影也消失了，她一下子就开悟了。

她开悟以后就说了一段话，第一句话很关键，她说：

这样的方法和那样的方法，

我尽力将水桶保持完好，

期望脆弱的竹子永远不会断裂。

突然，桶底塌陷，

再没有水，再没有水中的月亮——

在我手中是空……

她开悟以后就写了这样的一段话。但这段话也有不同的翻译，毕竟我们中国的诗词是最浪漫的，所以可能中国翻译的就不一样了。

无尽藏比丘尼在开悟的时候说的那首诗，我们翻译的就很不一样，“终日寻春不见春，芒鞋踏破岭头云。”那可能其他国家翻译的就是：“我天天跟着春天跑，也没找着春天的脑袋在哪儿！我跑回来以后，一看，原来春天哪儿也没去！”它可能是这样一种翻译。

所以，佛教传入不同的文化，和不同的文化相融，它不一样。我们中国是个福报极

其大的国家，有完整的佛教、完整的教理，而且词又特别美！我们会翻译成：“皈依佛，两足尊。”很多其他国家的翻译就不一样了——“皈依佛，两条腿。”他们没有办法理解“尊”字怎么体现的，“‘皈依佛，两足尊’？这脚有啥尊贵的呢？”他们没有办法去想象。因为中国的文字，它有一种意义在里边，它有一种力量在里边。

千代野开悟以后就建了一个寺院，是当时日本最有名望的女众寺院，据说迄今仍在（只是据说，我没去过）。

她说“这样的方法和那样的方法”，通过悟性来讲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，比如佛的八万四千种法门或者禅宗的一些方法，让我们能够悟到某一些东西。当你悟到了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就是你自己的，

它就不会离开你。

所以，只要我们每天如是去做，时间一到，它终究会到来的。

有一个人跟我说，《西游记》插曲里有句话是“怕什么清规戒律”。其实我们出家人也好、修行人也好，你说我们怕清规戒律吗？对于我来说我根本就不怕，因为我不能用“怕”这个字来形容所谓的清规戒律。

但凡明智的人都不会吃猪食，那你说我不吃猪食是因为害怕吗？那你不害怕你就吃呗！所以不能用“怕”这个字。

就像有人问：“你们出家人是不是不能吃肉？”不是！我们是“不吃”，不是“不能”。我们不吃是因为慈悲、因为“大悲同体”，因为一切众生是我们的父母，上天有

好生之德，不是因为“不能”或者“怕”。

所谓的清规戒律也是一样。虽然歌是唱的“怕什么清规戒律”，我们不是“怕”。因为清规戒律是让我们正确的生活，只有我们能够用一些方式、用一些方法正确的生活，我们才能够正确的死去。

如果你不能够正确的生活，你的死亡就叫“轮回”，就不叫“正确的死去”。“正确的死去”就意味着“解脱”，因为在死亡那一刻会发生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它会让你有一个超越的状态，它会让你发现你不生不灭的本质。

如果你一生都没有正确的生活过，而在死亡那一刻，那个“正确的死亡”就不会发生。你只能随顺之前的一些业、一些运动，到符合这个运动的地方去——三途、八难、

四生……不一定到哪一个地方去。

所以，佛陀讲得所有的法，无论是外在还是内在，它都是关于一个“觉”、一个清醒。只要你能够清醒，你就能很清晰。

如果你能够坐在这个地方，睁开双眼，很清晰地看到你的心如是生、如是灭，能够感知到你的肉体如是的变化，那你将生死无惧！因为你会发现：变化的是你的形式，而真正的你没有变化，没有生、也没有灭，没有来、也没有去。这一部分的教法是关于“开”和“悟”的。

为什么禅宗叫“开悟”，而我们净土宗叫“入佛愿海”呢？因为我们净土和“示”、和“入”有关系。这是佛陀八万四千种法门当中的两大类：一大类是自力修行的，需要“开”、需要“悟”；另一大类是他力修行

的，需要“示”、需要“入”。因为佛法就和“觉”有关系，你要么就自己觉，要么就去一个觉的地方，只有这两条路可以走。

所以，在《十住毗婆沙论》中的《易行品》里边，将所有的修行方式归为了两大类：易行道和难行道。

“难行道”指的是一些大菩萨们，他们能够“开”、能够“悟”；而“易行道”指的就是薄地凡夫，根机卑劣、浅弱的人，他们需要“示”、需要“入”，也可以解脱。

从解脱的角度来讲，二者没有根机贤劣的差别；从法的难易方面，是有差别的。

如果我们只在乎解脱，那也无所谓用什么方法。哪个方法最快、最直接，我们就用哪个方法；哪个方法最适合、最容易下手，

“行极平常，益极殊胜”，我们就用哪个方法。所以，我们要了解到整个佛教就关乎这两个方法。

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解脱，但我们现在不确定也不清楚我们为什么需要解脱，或者我们为什么想解脱。我们轮回、迷惑的原因，就是不知道这个“为什么”。

所以，在论典当中说：“解脱唯迷尽。”“解脱”的意思就是所有的迷全部尽了，达到了绝对清醒的佛的状态，就叫“解脱”。

如果你的心时刻保持在极其清晰、极其“在”的状态，你就会慢慢了解到，你的心是“无挂碍”的。一旦你发现自己的心是无挂碍的，那就会“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”，然后就是解脱的“究竟涅槃”。

我们用这两种方法——难行道、易行道都可以，自力和他力都可以。其实不用在难行道、易行道上面争论哪个高、哪个低，哪个行、哪个不行，在自力上面怎么样、在他力上面怎么样、在自他二力上面怎么样……这些白纸黑字的理论都没有用。你怎么能通过一些方式让自己离开这个地方，让你自己“迷尽”，这很重要。

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讨论。我觉得居士还好一点，出家人学一学教理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因为我看过一些所谓实修派的法师，他们在回答居士的问题、解释一些经文的时候，属实有种闹笑话的感觉。

我们出家人要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”，也不需要用那块“遮羞布”——“什么都是空的”，或者什么都一句“阿弥陀佛”

就可以了。能答得上的就给回答，不能回答的就说“阿弥陀佛”（开玩笑的啊）。能回答就回答，不能回答就去帮他问一问，或者去参考一些资料再回答他。不要以盲引盲，这个“以盲引盲”是对佛法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！

如果我们是一个对自己的解脱和佛法负责任的人，我建议大家：不用听谁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要自己去观察、去学习，看是不是那样的。

佛都说了：“不要轻易相信我的话，要像冶炼纯金一般去观察，方可生起信心。”这也是佛陀给我们的建议。

坐几分钟。

（2024 年 11 月 20 日 果然师父开示于玄中寺念佛堂）